

浪情系列

台湾紫薇作品集

紫薇

我的心给你

辽宁民族出版社



“喂！别跑！你这个小偷。”

秦紫萤从地上翻身跳起来，犹豫着是否追上去。

他摸摸夹克口袋，里面藏着一小瓶随着携带的防狼雾器，紧急时总也是项防身武器。

现在是晚上的十一点半。

半分钟前一个小毛贼窜出来抢了她的皮包转身就跑。皮包里虽然没有值钱的财物，却有一件她珍爱异常、绝不能失窃的宝贝。

即使明知单身女子追着一名抢匪满街跑绝非明智之举，她还是得跟上去把包找回来。

真是奇怪！平时看车满街巡逻，遇上急需时，他们偏一个个躲得不见人影！路人呢？为何连个路人也没有？

“妈的！你追什么追？”

抢匪在一条小巷前停住，怒气冲冲地转身和她对峙。

哇！这是什么年头？抢人的比被抢的还凶！

“这位大哥！”她摆出一副有话好说的架势和对方谈判起来。“打个商量，皮包里的三千块免费奉送，其他的东西还给我吧！那些小东西不值钱的。”

“不值钱的东西你会想讨回去？你以为我被唬大的啊？”





“真的嘛？那些小东西对我有纪念价值的，你还给我吧！”她急了。

深夜里站在街头和抢匪讨价还价！事后想想她或许会大笑三声，现在的她却只感受到焦虑紧张从心底冒上来。

“少罗嗦！”抢匪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弹簧对她扬一扬。“被我抢算你倒霉！看在你礼貌不错的分上放你走，别再追来了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！”

我
的
心
给
你

眼见对方就要溜了，她赶紧虚张声势。“老兄，别看我只有一百六十公分，我可是学过跆拳道！你还是把东西还给我吧！咱们一人发财一人寻回失物，谁也不吃亏的。”

抢匪哪里把她放在眼里？冷笑一声，转进巷子溜之大吉。她愣在原地，一时打不定主意追是不追！

“啊！哎哟！呀——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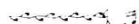
巷子里来一阵闷闷的撞声和奇怪的呻吟声，片刻后重归沉静。

她莫名其妙地竖起耳朵，两分钟后好奇心战胜一切，终于大起胆子走过去看看。

清冷明亮的月光洒进幽暗的巷弄里，街灯伫立在路旁盈盈散发着晕黄的光线，一个黑衣裤的男人四平八稳地昏倒在巷弄间。

紫萤欢呼一声，连忙拾起滚落在地上的皮包，检查一下里面的物件。“还好！没有摔坏！”她拍拍胸口安慰自己。

抬头环顾四周，冷月寂寂，巷道内阴沉静谧。无论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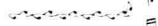
位善心人士出手替她打倒坏蛋抢回皮包,此刻他显然已消失。

“哇!好像‘藏镜人’!神龙见首不见尾!”她喃喃自语。

“谢谢你,不管你听见了没!”她大喊一声,环顾四周最后一眼,才怅然离去。

一双炯炯有神的深邃眼眸从某个阴暗的角落凝视她玲珑的背影,左手轻轻抚着右手微肿的指关节,一抹暗淡之色闪入深不可测的眸光中。

我
的
心
给
你





B

我的心给你

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在空气中激荡着众人的耳膜，天花板上的旋转吊灯是客厅里唯一的光源，舞池中扭动的身体染上一层五彩变幻的外衣。舞池四周环绕着一群疲惫的人影，蠢蠢欲动着一场更激烈狂猛的劲舞热身。

紫萤端着一杯鸡尾酒站在角落，漂亮的脸上满是无聊之色，对身旁喋喋不休的家伙不耐烦到极点。

“小萤！”舞会的主人向逸雯排开人群挤过来。紫萤仿佛看见救降临，撇下身旁的无聊男子朝她迎上去。

“向大姐逸雯，麻烦你下回合作一点，开舞会时别老找那些面目可憎、言语无味的家伙好不好？”鸡尾酒杯老实不客气地往朋友手中一塞，紫萤头昏脑胀地向门口挤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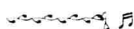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才不讲理吧！不找他们难道找孔子、孟子来你讨论四书五经？”

逸雯兴冲冲地跟在她后面千辛万苦地推开挡路者。

“别逃别逃！那个人是谁？”

嘈杂的音乐令所有人不得不扯开喉咙大喊。

她翻个白眼，没啥好气。“谁知道？神经兮兮的！我



的眼睛像星星干他老兄哪门子事？什么形容词！文艺小说看得比我还多！”

“我不是指那个二愣子！”逸雯对着她的耳朵大吼，紫萤差点聋掉。“我是指你叔叔今晚的客人！”

她的头开始隐隐作痛，指指外面的花园示意两人稍后再谈，逸雯热切地点着头，跟在她身后走出去。

一进入花园将落地门拉上，刺耳的音乐立刻静寂下来，紫萤呼出一口气，耳内嗡嗡作呼难以平衡，连忙找个最近的台阶坐下。“我真是佩服你，一天到晚受那种噪音骚扰居然没有失聪。”

逸雯挨着她坐下来，脸上的神情既兴奋又期待，不知又相中哪家公子哥儿了。“不要转移话题，从实招来！他到底是谁？”

“谁是谁呀？天知道你在哪国的天方夜谭！”她抛给朋友一个大白眼，只想回到软绵绵的床上睡个头觉。然而，与逸雯专科同班五年，两个又是毗今而居的死党，她对这家伙的个性早已了若指掌。除非问清楚想弄明白的内幕，否则她绝不会善罢干休。

“少装蒜！你叔叔带一个这么帅的客人回家，我就不相信你会不知道，该不是想保密好留着自己追吧？”

紫萤看着她脸上暧昧的表情，故意冷笑。“小姐，你可真厉害！连我家里来了哪个客人比我还清楚！难不成你在我家里装了摄影机，一天二十四小时监视？”逸雯被她挖若得有些不好意思，悻悻然为自己辩护。“才不是呢！你叔叔刚才和他上楼去找我爸爸，我不小心瞄见的。”



紫萤懒得和她计较。“好吧！我宽宏大量有追究了。老实回答你的问题，我也不认识他，所以无可奉告。”

“是吗？”她怀疑的语气惹得紫萤捶她一拳。

“说不认识就不认识，骗你做什么？”

“谁知道？说不定你心怀不轨，想减少竞争对手，”她连忙跳离紫萤免得挨拳头，笑嘻嘻地看着她。“不跟你扯了！我混进去打听清楚，来不来？”

紫萤只要想起室内嘈杂就一个头两个大。“女侠饶命！我的耳膜可不是铁打的，你自己进去吧！我先休息一会儿。”

逸雯快快乐乐地挥别她，重新钻进客厅，紫萤对她神经系统的强韧致上最高敬意。

四月的夜晚凉意沁人，微微作痛的头部被冷风一吹终于缓和下来。她抱住双腿，抬起仰视迷蒙的夜空。

终于快要熬毕业了，真是不容易呀！她大叹一声。

想想自己还真不是读书的料！倒不是她秦紫萤会念书，而是她讨厌学校里僵硬死板的生活模式。天知道熬过这五年多么不容易啊！

五年前她还是国中刚毕业的小鬼，成天在梨山老家活蹦乱跳的，偷溜进自家的果园摘梨子，或领着工头的女儿——她最要好的朋友李安婷——四处恶作剧。

寡居的母亲眼见她顽皮性子不改，于是联络住在台北的叔父接她北上受教育。母命难违哪！她只好乖乖地挥别童年玩伴离家一百里，来受这捞什子的教化之苦。

幸好叔父膝下无子，将她视同已出，否则日子可真是难过了。



其实,上台北开开眼界的确挺不错的,只可惜她舍不得自己的梦中情人、白马王子——葛树仁。

她下山那时仁哥甫自大学毕业,算算今年她将近二十八了。唉!再不找机会回家看看,仁哥真会给其他狐狸精勾引走呢!

仁哥啊仁哥!没事多管管手下的工人、照顾你父亲的果园,可别多看其他女人一眼哪!

贺鸿宇隐身在花园一隅,月色为他提供了绝佳的掩护。他静静观察秦紫萤的一举一动,考虑着是否让她发现自己的存在。

紫萤察觉有人从花园角落朝她走来,随意瞥了一眼后再度沉回自己的思绪中。异性倾慕的眼光和阿谀,她早已习以为常,现在她只想静静独处,识相的人最好别过来招惹。

“挺好看的。”一个浑厚的声音传入耳际。

紫萤提醒自己保持无动于衷的表情。根据以往的经验,你越理睬一个无聊的男子,他越喜欢把自己的无聊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偏偏她又是个好奇宝宝,而对方没头没脑的一句话已引起她强烈的兴趣。她在心里挣扎一下后,决定暂时向好奇心弃甲投降。

“什么东西挺好看的?”她竟使自己的语调显得满不在乎,似乎他回答与否皆无所谓,其实强烈的好奇心让她早已竖直了耳朵。

“你!”对方的回答简短而无礼,理应令她大发娇嗔,



她却发现自己并没有被冒犯的感觉。

一定是他的声音作祟。她考虑片刻后对自己说,浑厚有磁性,好听!

“请问,”她语气懒洋洋的。“为什么高大的人都有一副低沉的嗓音?”

“因为,”他用同样慢吞吞的语气回答。“高大的人配上一副尖锐的嗓子很容易重心不稳的。”

她吓了一跳笑出来,转头打量来人。他走到她身旁坐下,毫不在意她直勾勾的眼光盯在他脸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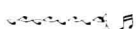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人若非极有自信,便是仍为鲁钝,她心里暗想。尽管月色朦胧,她几乎可肯定他有着混血儿的血统。他的鼻梁高挺得不像东方人,而发肤颜色却是道地的炎黄子孙。

混血儿的外貌总是得天独厚的,紫萤不太平衡地想。这个男人也不例外,脸孔漂亮得令人嫉妒。

“哪一个?英法美俄?德意日奥?”她问得没头没脑。对方眼也不眨,立刻听得懂她的问题。“都不对,是挪威!”

她觉得好新奇,兴趣完全被挑起来了。“挪威人的远祖不是海盗吗?难道你的祖先被掳了去,生下一群混血宝宝?”

“可惜事实并没有你想像中那么精彩。我身上只有四分之一的挪威血统,来自于我奶奶。她在美国留学时认识我祖父,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后,不久就去世了。我母亲是个货真价实的台南美女,所以我体内的西方血统早已所剩无几。”他淡漠的脸上泛出一丝微笑。“事实上,我



很惊讶你居然看得出我不是百他之百的东方人。”

“你的鼻子出卖了你。中国人的鼻子很少长得像你这么高挺好看的。就拿我来说吧！如果我的鼻梁能再挺直一些，早就出马去竞选中国小姐了！”她不无遗憾地评论。唉！瞧瞧他那副长相！老天爷真是太不公平了！

他紧盯着她羡慕不已的神情，灼灼目光中透出一丝促狭。“你说话倒是挺直接的。以前经常这么随意赞美陌生人吗？”

这下子她可火大了，杏眼射出光芒，毫不畏怯地瞪住他。“喂！先生，招子放亮些，全台湾能让我开口称赞他们容貌好看的人，十支手指头也数不完！本姑娘英俊美丽的标准一定得很高，你以为随便走来一个‘人’都能符合我的标准？”

“哦！想不到你还是个挑剔主义者。”他的声音充满潮弄，听了就令人生气。“这么说来，我的鼻子应该为了你的赏赐而痛哭流涕一番喽？”

“当然！”她施恩似地抬高下巴，傲慢地看着他。“不过流涕那部分可以省了。挺脏的！”

他呵呵笑了出来，好个伶牙俐齿的小姑娘！

今天傍晚秦文到机场接他时，邀请他今晚在秦家用餐。两人一路上闲聊回家，秦文赞不绝口地夸耀他有个俏丽、活泼的小侄女，正值双十华。

平心而论，同鸿宇对这个话题没什么兴致。在他的生活圈中，最不缺乏的就是美女。房地产业向来讲究这一套：光鲜的外表、机灵的舌头。光是他自己的建设公司



就有几个可以派出国去参加世界级选美的女业务员。然而,为了维持应有的礼节,他仍然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秦文用一种骄傲的语气,描述他心爱的小侄女是多么可爱动人。

一踏进秦家大门,管家立刻递过来一张小姐的留言,秦文大声地念出来。

留言条上写着一首打油诗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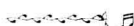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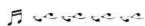
秦文叔叔又迟到,
紫莹决定偷溜掉
莹儿荷包剩几毛
在你房里拿不少
向府舞会挺热闹
家里晚餐胃口倒
造访逸雯虽无聊
反比陪客吃饭好

这首打油诗另藏玄机,八句诗的句首合起来正是:
“秦紫莹在向家造反。”她交代自己行踪的方法还真新鲜!

饭后,秦文取出紫莹历年来写过的打油诗作品与他分享。他瞄一眼书桌上的美女照,立刻认出这张亮丽的脸庞。

真是她呢!那个不知死活、深夜追着抢匪跑的小笨蛋!他倒是很好奇那件促使她不顾安危,冒险追赶小贼的“纪念品”究竟是什么!

“你知不知道直盯着人瞧是没有礼貌的行为?”



鸿宇对她微微一笑，脸上的表情显示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常人的礼节规范。这人确实狂傲，却做得和他的气质相得益彰。

“你应该不是附近的人吧？”如果他住在这一带，她不可能没有印象。紫萤对特殊人物一向有着非比寻常的记忆力，而他肯定、保证、百分之百特殊。

“我住在市区，今天晚上来这一带拜访朋友。”

“何处高就？”

“自己经营一间建设公司，家里也做些小生意。”

“尊姓大名？”

“姓贺名鸿宇。”

“今年贵庚？”

“三十二！”

“结婚了吗？”

“单身汉一个。”

“女朋友呢？”

“没有固定对象！”

“亲人状况？”

“父母健在、两名弟弟。”

“你一向对别人随口提出的问题有问必答吗？”

“因人而异、视我心情。”

一阵沉默。

半晌，紫萤忍不住先笑出来。

“这下子该轮到我来审问犯人了。”他对她眨眨眼睛。
“小姐尊姓大名、府上住处、今年贵康、婚姻状况、交友情形、家境如何、亲人近况？还有，你是否对别人随口提出



来的问题有部必答？”

敢情他将她刚才的问题记得一清二楚！她嫣然一笑，有些狡猾。“我先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，答案是‘不’，所以你其他的问题我应当作听而不见，阁下多多海涵。”

他仰头大笑。这个女孩果然机灵，看来这回两人是旗鼓相当。“确实厉害！我是个很有运动家风度的人，今晚的斗嘴我输。”他从台阶上站起身，对她伸出手。“来！？”

她乖乖让他牵起来，好奇的双瞳亮晶晶的。“去哪里？”

“哪儿也不去！”他将她拉近。“既然今晚有个舞会，我们就该跳上一曲。”

咦？这倒是挺新鲜的，这个男人不像是个喜欢跳快舞的人，热门音乐依然在空气中流窜。

“对！”他又变回“惜字如金”的样子，拥着她开始踩起舞步。

“慢着！慢着！”她退后一步离开他的怀抱。一脸滑稽地望着他。

他刚才跳的舞分明是华尔兹。“你不觉得这种舞和现在的音乐合不上节拍？”

“我们跳我们的舞，和音乐有什么关系？”不合理的言词从他嘴里说出来竟显得很合逻辑。她被他重新拉回怀里，迷惑地任他带领自己慢舞在幽暗沁凉的花园里。

此刻被他圈在臂弯中，她再度发现两人身高的差距。

她并不高挑，头顶仅及他的下巴。他轻轻地将下颚顶着她的头顶，热热的鼻息吹在发上。她忽然对拥住他的瘦长身躯产生轻微的羞怯，一阵轻颤窜过全身。鸿宇



察觉她停下脚步，锐利的眼眸灼灼盯上她的翦水双瞳，银白的月光偏僻钻入他的瞳孔，焕发出亮如星的光彩。她掉开视线，有些心荡神摇、有些心慌意乱，恍惚中承受着奇异而强烈的情感冲击。

“我……我该回家了。”她退后一步，眩惑地看他最后一眼。

他站在原地望着她匀称纤细的背影匆匆跑开。

和秦紫萤的两次相遇——

首次见到她，她是只虚张声势的小野猫，振振有辞地向抢匪要回她的失物，不知天高地厚得令人为她捏把冷汗！

再次遇见他，她像个伶俐俏皮的小精灵，狡黠中藏着天真，咕咕咯咯地与他谈笑风生。

如此热情天真的小家伙，有着一张媚人照人的脸，用一颗轻快纯稚的心迎向世界。

他的心湖少浅浅地泛起涟漪，愉悦地期待着两人再一次的相逢。

“雯雯的生日舞会好玩吗？”程秀勋从客厅走出来，含笑问着神情恍惚的侄女。

紫萤茫然看她一眼，眨眨眼缓缓从迷蒙的幻境中醒来。

“刚开始很无聊，后来比较好玩。”而那名奇异男子则是无聊与好玩的分界点。

“玩得开心就好？时间不早了。早点睡吧！”

“叔叔呢？”她转身走上楼梯。



他和客人去隔壁找你向伯伯。我早跟他说雯雯今天开舞会，向家热热闹闹的，要他改天再去，他偏不听——”

她忽然停下脚步，打断她婶婶絮絮的唠叨。“婶婶……”

秀勋对侄女迟疑的口气挑高眉毛。“怎么了？又想打什么鬼主意？”

“才不是呢！”她走下楼，不依地对婶婶撒娇。“你老是把我想得这么坏，人家只想向你打听一个人。”

秀勋揽住她的肩头，眼神怜爱横溢。

他们夫妇俩对小姑娘，老是捧在手里怕摔了、含在嘴里怕化了。真心诚意地疼惜了他五年，目睹由一个顽皮好动的小丫头出落为一名亭亭玉立的清秀少女。

二十岁！正是一位羞涩姑娘蜕变为成熟女子的花样年华。瞧她这双清灵圆亮的大眼睛，秀勋怀疑有谁能说得出口拒绝她的言词。

“小姑娘，留着这副表情给你那些追求者吧！向我施展魅力是没用的。说吧！你想打听谁？”

“叔叔今晚的客人叫什么名字？”

秀勋微怔，压根儿猜不到她居然会问起一位毫不相干的人。“问他的名字做什么？你认识他”

“我也不确定。今晚雯雯说，她看见叔叔带着一各客人上楼找她爸爸。稍后我又在她家花园里遇见一个陌生人。所以觉得很好奇啊！”她很明智地略去两人共舞的部分不谈。

“小萤！”秀勋娥眉微蹙，牵着她到客厅坐下。“他有



没有对你提起他的名字？”

她点头。“那时音乐很吵，我听不清楚，好像叫什么‘何宏裕的！’”

应该是他！“你听我说，小姑娘，叔叔的客人叫贺鸿宇，婶婶不希望你和他太接近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就是他！婶婶脸上紧蹙的眉心令她不解，他看起来不像坏人呀！

“因为你才二十岁，还年轻不懂事。贺鸿宇对你而言太深沉了，不是你适合去接触的对象。他在公事方面是个正派的人，所以叔叔很想和他的建设公司合作，但是在交友方面他……却……”她仔细推敲，想找出一个适切的形容词。

“没有固定的对象？”紫萤想起她适才对自己感情生活的描述。

“对！正是如此！”秀勋似乎对她理解的程度松了一口气。“虽然你日后和他接触的机会不多，婶婶还是希望小心一些，别……”

“婶婶！”她找断秀勋的话，勾住她的手臂。“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早就有喜欢的对象，还可能看上其他人吗？我又不是雯雯，见一个爱一个！”

秦文夫妇很早就知道她暗恋着梨山上的一位大哥葛树仁。

秀勋依然不放心。“是吗？既然如此，你问起那个人做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”她顿了一顿。“好奇嘛！早说过人家只是好奇了！”她对婶婶皱皱鼻子，转身跑回房里。



被婶婶一说,那位贺鸿宇似乎成了一名大坏狼。奇怪的是,她并不如是想。

按他的说法,他得经营自己的公司,并兼顾这里的事业。(呆子也晓得,凭他的举止气势,家里绝不可能只做“小生意”。)他又是个长子……哇!身兼数职呢!忙都忙晕了,哪可能有空去拈花惹草?

其实,最令她信服的是他浑身所散发的气质——冷然自持,疏离中带着奇异的安全感。

板起脸孔的他一定吓人吧!

今夜他却温和亲节的畅怀谈笑。多奇特的人啊!

她轻轻翻身,望身窗外的半掩明月。两人月下共舞的情景不期然地跃入心中——

我
的
心
给
你